

往事如昨

难忘的“蟹豆”

王锦远

在老牟平人的记忆里，二月二是乡村里独有的热闹日子。天还没亮，大自然就奏响了热闹的晨曲。公鸡扯着脖子“喔喔”地叫着，打破了夜的宁静，那声音就像在宣告新一天的开始。狗狗们也被感染，兴奋地“汪汪”回应，和大公鸡一唱一和，让村子里充满了生机。紧接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点燃了整个村子的热情。大家都盼着借“龙抬头”的好兆头，让新的一年顺顺利利，日子越过越好。

太阳刚露头，理发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队。老牟平人都相信，二月二这天剪头发，能给生活添些活力，一整年都精神饱满，做什么都顺顺当当。

放鞭炮是这一天的重头戏，孩子们又紧张又兴奋，像欢快的小鹿，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盯着鞭炮炸出的火花，每一声爆响都让他们兴奋得蹦起来，那高兴劲儿都快溢出了天外。

女人们在这天也能偷得片刻清闲，这缘于一个有趣的规矩。二月二这一天不拿针不动线。穿针引线时要弯腰低头，而在这“龙抬头”的好日子，万物都要昂首挺胸，这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老一辈人对女同胞们的关怀，让女人们也能歇口气。

和春节、十五那些大节日比起来，二月二虽然没那么隆重，可在“吃”这件事上，老牟平人一点也不含糊。除了象征团圆的饺子，最让人惦记的就是“蟹豆”了。这“蟹豆”，其实就是干炒黄豆，一到二月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就飘出诱人的香味，把孩子们都吸引到灶台边。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翻滚的黄豆，小嘴巴不停地咽口水，满心满眼都是对这美味的渴望。

这炒好的黄豆为啥叫“蟹豆”，说法不一。有人说炒熟的黄豆圆滚滚的，像一只只藏在贝壳里的小螃蟹；也有人说加工后的黄豆黄澄澄的，像极了鲜美的蟹黄，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其实，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家乡的味道，那是一种让人心里暖乎乎的滋味。

为啥要在二月二吃“蟹豆”呢？一种说法是“吃虫说”。过去，蝗虫是庄稼人的大敌，一闹蝗灾，庄稼就颗粒无收，老百姓常常挨饿。所以农家人对蝗虫恨之入骨，牟平农村特别是沿海一带，到现在还有人把“蟹豆”叫做“蟹虫”，有的地方叫“蝎豆”或者“蝎虫”。吃“蟹豆”，就是盼着能把害虫都吃到肚子里，保佑庄稼有个好收成。还有一种说法是希望用炒豆时锅里噼里啪啦的声响，唤醒冬眠的睡龙，让龙王早早上岗来保佑当年风调雨顺，庄稼茁壮成长。老祖宗们用这样充满创意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

不过，黄豆虽然营养丰富，却也藏着点小秘密。它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素、尿素、血球凝聚素等物质，干炒的时候不容易被分解。吃了干炒黄豆，这些物质会在肚子里捣乱，让人肚子胀得难受。小孩子贪吃，或者吃了炒得外焦里生的黄豆，还可能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家长们总是再三叮嘱孩子要少吃。

我就有一段和“蟹豆”有关的难忘经历。十一岁那年的二月二，阳光格外明

媚。下午，我和小伙伴们相约去田野里拔豆棍。正拔着，我瞧见几个小伙伴一边弯腰拔棍，一边偷偷往嘴里塞“蟹豆”。微风一吹，那炒黄豆的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勾得我肚子里的馋虫直打滚。我哪还有心思拔棍，傻愣在那儿，眼睛死死地盯着小伙伴动个不停的腮帮子，心里则想着那“蟹豆”一定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

或许是我的馋样太“出镜”了，有个小伙伴瞧见了，从兜里掏出一小把“蟹豆”塞到我手心里。我连谢谢都没顾得上，抬手就把豆子全都塞进了嘴里，还没尝出个啥滋味，就咕咚咕咚地下了肚。

傍晚，太阳渐渐西斜，我又饿又渴，和小伙伴背着满满的一篓子豆棍，熟门熟路地来到山坡上的月牙泉边。我们用手扒开桌面上的枯枝败叶，便迫不及待地掀起屁股，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

不料，晚饭刚吃完，我的肚子就开始造反了，又胀又痛，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在里面乱咬，上吐下泻折腾了大半夜。老爹看我脸色煞白，疼得直打滚，连夜把我送到了公社医院。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三天，我才缓过劲来。我一直纳闷，为啥小伙伴们都没事，而唯独我却摊上了这样的“好事”？还是老妈叹了口气说：“这都是穷的不是！”想来也是，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肠胃也脆弱，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从医院回来后，我就落下了个毛病，一看见炒豆就犯恶心，后来连豆腐、豆芽这些豆制品都不能吃，一吃就反胃。就这么过了十几年，我才摆脱了这个心理上的梦魇。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二月二吃“蟹豆”的习俗在很多地方慢慢消失了，有些人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可在牟平的一些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喜欢在二月二给孩子们做些干炒黄豆或者爆豆，像是在延续一种古老的仪式。现在大家讲究科学，加工“蟹豆”的方法也变了。以前是直接干炒，现在是先把黄豆煮熟，再进行深加工。这样既能分解有害物质，又能提高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肠胃也更好消化。有人把黄豆煮熟或者蒸熟，晾干后加盐炒成咸口的“蟹豆”；也有人加糖，喷上糖汁，炒成甜甜的“糖豆”。这样做，既健康又保留了二月二的味道，可谓一举两得。

去年二月二，我回了趟老家，发现村里的乡亲们又有了新花样，把炒豆换成了炒面块。就是把糖、油、鸡蛋和面粉和在一起，擀成薄饼，切成菱形小块再炒干，和七月七的“巧果”有点像，味道也挺不错。虽说这样做口味更好了，食品安全也更有保障，可不知为何，总觉得这二月二的节日味道，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浓了，少了点小时候那种期待和热闹的感觉。

时代在变，许多传统习俗也在改变。那些曾经充满烟火气的老习俗，有的渐渐消失，有的换了个模样继续存在。可不管怎么变，那些藏在习俗里的回忆和情感，永远都留在我们心里。就像这二月二的“蟹豆”，每一颗都藏着牟平人对家乡、对过去的深深眷恋，那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也是我们和这片土地、和老祖宗之间的情感纽带。

民俗采风

北乡二月二

刘世俊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乡流传着“要正月闹十五，二月二龙抬头，打灰囤炒糖豆，烙饼土豆黄豆菜”。二月二，在北乡民间有诸多的风俗和讲究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二月二这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里、大门前，用灶里的草木灰撒上一圈圈灰囤和小灰囤。在右侧进门位置画一个梯形的或其他形状的梯子，通到囤顶。奶奶颤颤地在灰囤十字格处放上玉米、高粱、麦粒、谷粒等五谷杂粮，中心用木斗压住，喻义是压住囤底，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粮。这时候父亲总是把我们兄弟姊妹喊出来，异口同声地唱：“白胡爷爷打灰囤，打得灰囤圆溜溜，大囤满满小囤流，天天吃上大馒头。”爷爷听了很开心，奶奶脸上也漾着笑意，在他们看来，好像这不是灰囤，仿佛眼前是一个大粮库。奶奶打开鸡笼，鸡鸭鹅倾巢而出，扑向灰囤中的粮食，她说先被抢吃的粮食今年肯定是好收成。

这天早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前屋后的大道上，一圈圈灰色的草木灰粮囤图，形状各异——圆形的、椭圆形的、圆形划十字的……灰囤一侧的梯子栩栩如生，梯形的、平行形的……一簸箕一簸箕的草木灰，打成一个“灰囤”，承载着庄户人对丰收的祝愿；一条条梯子通到囤顶，分明是彰显粮食“大囤满，小囤流”的甜甜的梦。

撒灰囤

于心亮

过完了年，送走了十五，能巴望的节日就是“二月二”了。

“二月二，龙抬头”，女人会在小孩子的衣领旁缝个小龙尾，半大孩子会闹着吃糖豆，再大点的就跟着大人去剃头……我的志向比较远大，就是想学撒灰囤。撒灰囤一般由成年人完成，我爸没在家，我希望由我来完成。

我先跟着街坊三爷爷学习，拿着簸箕盛着沙子在地上一圈一圈均匀地撒成大圈套小圈的同心圆儿，然后，在冲着街门口的位置撒成梯子状，意思是粮囤很高，需要踏着梯子才能上去。最后，在灰囤中心撒上玉米高粱等五谷杂粮……学成以后，怕忘记，我还画了图纸。

然后，我就开始积攒草木灰，用簸箕盛着放在墙根下面。我没告诉我妈，我希望到了二月二那天，给她一个惊喜。看到我的行为，我妈很奇怪，问我小妹说：“你哥在外头是不是惹祸了？”小妹这小精灵翘着小嘴说：“肯定是，要不能这么勤快吗？”

把我给气的。眼瞅着二月二快到了，我费

心尽力积攒的草木灰竟然被我妈撒到麦地里去了。我妈说，广播上说草木灰富含钾肥，撒到地里麦子长得好！面对我妈的振振有词，我极度恼怒，蹦着高儿，大声叫嚷，让她赔我草木灰。于是，我妈脱下鞋子，在我屁股上揍了好几下！

我开始重新积攒草木灰，并藏了起来。有一回，收集来的草木灰还带着火星子，差点把草垛给引着。

二月二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悄悄爬起来，把草木灰盛在簸箕里，怀着神圣、庄严、美好的心情，一边念口诀一边在街门口撒灰囤：“大囤满，小囤流，今年又是丰收年……”

我要给我妈和我妹妹一个惊喜！我妈的确有了一个惊喜，她面前的簸箕里盛满了玉米高粱等五谷杂粮。没错，是我妹这个小精灵，清早起来瞧见各家各户门口都撒了灰囤儿，她不仅把人家的粮食都收回来了，还把人家门前那些草木灰也扫了两簸子，吭哧吭哧拐回家来了，欢天喜地让我妈和她去喂麦子。